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靈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高伯揚

古靈集卷十

宋 陳襄 撰

易講義

大有

此卦正與同人相反所以次同人者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然則離乾二體何以為大有夫六五一陰得中而居尊位為上下五陽所歸

又陽為大是所有者大也有其大者故曰大有以君臣言之是大有天下之衆賢以君民言之是大有天下之萬民也又陽為富實以富實言之是大有天下之萬物也夫大有天下之衆賢如書所謂九徳咸事俊乂在官野無遺賢是也夫大有天下之萬民如中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隧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也夫大有天下之萬物者荀子王制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莫不盡其美致其用北海走馬吠犬南海羽翮齒革曾青丹干東海紫紶魚鹽西海皮革文旄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陶冶足器械工賈不耕田足菽粟矣

繇辭曰大有元亨

夫大有之主既大有天下之臣民萬物此所以曰元大有至德以富亨通也彖辭不言大亨而言元亨者言大有之君必有元善長人之德而致亨通也若言

大則不能兼元善之仁言元可以兼大也

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得尊位六五也居尊位是大也處上體之中是中也上下二體五陽皆歸之是上下應之也上下五陽皆應之陽為大故曰大有居尊以柔中之德以虛受人高明照物物必歸之以柔居中不尚剛武而用文德上下所歸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乾在下體為内離在上體為外凡大有之君内有剛健之徳施之於外則以文明而不以威武此天下之所以歸也六五之隂下應乾九二之陽是應乎天也五居君位有文明大中之徳而能應順天道奉承天時而行動不違天之道此所以元亨也應乎天而行如乾文言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本剛健而高明火又文明而在其上此乃明盛之

極至所以為大有也夫天道之至明惟其福善禍淫而已君子法此卦體居大有明盛之時天下之臣民萬物既已富有宜何所為哉惟當遏惡揚善旌别淑慝遏其惡者揚其善者以順天休美之命也夫惡者遏止之則天下之惡莫不去惡悛矣善者稱揚之則天下之為善者莫不勉勸使民日遷善遠罪而歸於至治矣夫大有之德無尚於此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卦火在天上文明之至著也又體有五陽陽為富實居文明富貴之時能謙卑以下物物必歸之若自剛亢滿盈必致咎害故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故大有之主六五以柔得尊位而為上下所歸故其爻詞曰厥孚交如吉初九居大有之初而體是陽爻處不以柔不得無咎害也任大剛實以斯而往害之道也然居卦下無位之地不與物交剛而能謙物

莫之害可以无咎故曰无交害匪咎交者交於物之謂六五曰厥孚交如隨初九曰出門交有功鶯鶯詩曰古者明王交萬物有道皆其義也艱則無咎者凡人居於大有豐富之時志易驕滿故於其初當自艱難惕厲不敢忽易居之則可以終保無咎故曰艱則無咎繫詞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亡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人繫卦

於事之初未常不存戒懼令初九戒之以艱則无咎者蓋居大有之初戒在盈滿怠忽見不可不慎也先儒多解匪咎義連下文謂欲其匪咎艱則无咎此恐非也既云艱无咎義已足矣其下不須更言匪咎可也然則不云无咎而云匪咎者蓋上文云无交害其下又云艱无咎若更云无咎則不成文辭故變无為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陽爻居陰位而不任剛實者也居中而上應六五是能以中道任君之事者也居大有之時雖體陽爻而能處柔順不任剛實以自盈滿又以中道任君之事如大車之任重載物也有攸往无咎者夫乾體本在上今居下體必往而進於上今二以中道上應於六五之君可以升進无咎也六五應之可往雖剛居順无咎履非其位合有咎然居中而應終必進往

免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以陽居陰而應于五又居下卦之中是六五之君委任以事能以中道任重厚載如大車之載物積聚於中而不傾敗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體之極處重剛之上而獨履得其位故有公

位之盛焉惟公用此位與德以亨通于天子夫九三居中九四尤近五位雖體陽爻皆不稱公而九三獨稱公何也蓋六五柔君九二九四又皆處於柔順不及九三獨體剛而得位居下體之極為羣陽之長特見尊任而寵納之權重位盛故曰公也小人弗克者繫詞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夫三非中位又居乾健之終在下體之極過亢則凶令大有之時上有柔君而三獨權重位盛君子居之則能乾

乾夕惕危厲防其亢極可以通達天子若小人則不勝其任恃權剛亢必致凶害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先儒多解為逿旁之旁王輔嗣云既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為懼也可為危矣惟夫有聖智者乃能免斯咎三雖至盛五不可掊能辨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矣旁謂三也石守

道亦取此說非也陸希聲云如非在五旁兢兢以自
警不敢恃怙則无咎劉牧亦以旁為三當用而已居
其上能自度其勢不勝于三不為三之事而避三之
盛則知幾也此皆非也先儒不通彭字之義以彭為
旁皆牽合彭旁二字義本不同也況九四陽爻自歸
六五與九三情狀絕不相干為見三有公亨之辭遂
引以為旁曲牽其義皆不可取周公闗雎解以彭為
盛亦云九四體是離明能明九三專權不從九三之

盛專心奉五恐皆非爻辭之義彭字當為彭字步郎反

干寶云彭亨驕滿貌王肅云彭壯也夫大有之世戒

于剛亢盈滿故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是也况四

位逼近於君居多懼之地又是柔位而以剛陽居之

此宜有咎也若知其失位而又迫近危懼不敢以其

壯盛盈滿之心處之則可以无咎匪其彭无咎猶言

不以壯盛居之則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離為文明陽爻又明知其以剛處柔履非其位而又居逼君疑懼之地而能不自盛壯驕滿以見疑於上是明智辨別之昭晳也辨君臣尊卑之分明見幾之作明辨辨之宜早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以一陰為五陽之主上下五陽無他陰以分其應皆宗於五五又不尚剛武而以文明虛中之德受之故其誠信孚于上下如交結然也故厥孚交如所

謂威如吉者居大有之時以文明大中之德交孚於物而不尚威武而民自懷來畏服如有威然也此所以吉也若富有天下不以誠實文明之德使民心悅而誠服而徒威武刑罰以敺之人亦不畏也故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記曰有威可畏謂之威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又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是威如之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夫五之所以有信交孚於物者蓋其至誠自然發於心志之中與物交結非有思慮造作而然也傳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五之為德天下之所以畏威者以文明而不以威武其道甚平易而無所備預也又衆自威懷其文德端居和易而無用防備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大有豐富之世戒于剛亢盈滿上九居一卦之極而以剛陽處陰柔無位之地衆皆乘剛而已獨履六五之陰柔是思乎順者也五有信德交孚上下而已履之是履信者也陽為君子有剛明之德而潔身高尚不累於位是自尚其賢行也居大有之終兼此三德盡天人之助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謂自天以至于人皆福祐之也輔嗣之解皆是惟不見以剛處

柔為思順之道也孔子繫詞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蓋言君子若所行履乎信所志思乎順又自賢其身行享富有之盛居于上極而不以物累其心有此三德則天人助之何往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處大有之上不累于位志尚乎賢者也餘爻皆乘剛已獨居陰而乘柔順也五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

謂也雖不能體柔而以剛乘柔思順之義也居豐有之世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也

謙

艮為山坤為地為地山謙謙次大有者序卦意謂有大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蓋所有既大守卑謙則吉也地山二體所以為謙者夫山本高而在地之上今反卑而在地之下所以為謙也又九三一陽爻為五陰之主居艮體之極艮為止又陽得位為正是內有

剛德而止于正也外體為坤坤德柔順內有剛德而止于正外見柔順以行之此又見君子之謙德也若外雖柔順而內不剛正而止則流而為柔邪無所守也不足以為謙德也夫人之持身待物欲無悔吝憂患不可以不持謙德也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因次序九卦其二曰謙德之柄蓋言文王以聖人之德居紂之亂世故憂危之患若不持謙以為柄何以保身而無患又曰謙尊而光解在彖詞又曰謙以

制禮夫聖人制禮將使人檢身無過其要以謙恭為本人有禮則安故序卦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是謙者禮之本也故曰謙以制禮謙之於人大矣

繫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夫人能卑謙為德以身下物不自盈滿則物無不與悔吝不至此所以亨通也書曰謙受益乃是謙亨之道也君子有終者言君子以謙恭為德以身下物則

天下莫不與之此所以終亨其吉無有憂患悔吝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孔子斷謙亨君子有終之義夫天至高而居物之上其氣下降而交于地下降是天之謙也而三光全四時行萬物生其道益光明此是天道謙而亨也夫六氣上運三光下垂亦是下濟地道雖處於卑而其氣上躋而交于天處卑是地之謙也然而氣乃上行以助天生物此是地道謙而亨也言天地者蓋舉其

大者有謙德而光亨則人道用謙而亨通固可知也既陳天地謙亨之道又歷陳天地人神之道皆貴謙而惡盈以明謙道之不可不務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夫天道陰陽寒暑迭為盈虛消長長極則消盈極則虛此是盈則虧之也消極則長虛極則盈此是謙則益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亦是虧盈也月晦則明復生是益謙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天

道虧盈而益謙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夫地有山川丘陵至高之處終必崩陷如詩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易曰城復于隍水盈科而進是地之變盈也海水至卑四瀆百川之盈滿者莫不流而趨下以益之此是變盈流謙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之道見人之盈滿者則陰降禍以害之揚子曰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也鬼神視不見聽不聞依人而行人有持謙恭者則陰降福以福之石祁子兆於龜東方朔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人之情莫不惡人之自盈滿者見人之驕亢踰分者舉皆惡之益上九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莫益之或擊之此皆近乎惡盈也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此人道惡盈也凡人有謙恭

下物者則人情舉乃好樂之且未聞有甲謙自下者而人惡之故古之聖賢脩身行已無不知以謙德為本故禹克勤於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甲宮室惡衣服菲飲食禮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故自謂便人

謙尊而光甲而不可踰

夫謙之道無問尊甲貴賤但能持而行之莫不亨而

終吉故尊者用之則其道益光明卑者用之不可得而過越也踰過也凡人惟是驕亢盈滿賤而好自貴卑而好自尊則為物所惡有陵犯而過越之者若處卑而又謙物安得而踰焉故曰卑而不可踰也

君子之終也

夫謙居尊用之則道益光處卑用之則不可以過以此知謙之道是君子保身之終吉也此又解繇詞君子有終也尊而居至卑貴而居至賤用之無不利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夫山體本高今下處于地中謙之體也又一義山體本高今下處于地中是高者下之也地體本卑今反居于山上卑者舉之也夫高者下之卑者舉之此見益謙之義故君子法此卦體有益卑舉下之義裒取其盈滿者而增益其寡少者使之平也多猶盈滿也取富以益貧損有餘補不足皆可推類求之稱量其物而均平其施與不使多者益多而寡者益寡而不

平也故聖賢君子得位行道不惟以身行謙而有終吉又如此謙卦之義當抑退驕高盈滿之人而進益謙恭退讓之士平均其澤禄施與也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亦近此也書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咢矣富人哀此惸獨王輔嗣注云多者用謙以為裒寡者用謙以為益非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居卦之下謙矣本是陽爻又以柔也惟君子為能用

謙故曰謙謙君子夫人但患驕矜自滿無謙德則物不與也若能以身下物謙而又謙何事之不可濟何險難之不可涉哉故此居卑處柔謙謙之君子可用此以涉大難獲其吉有助而無害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初六居謙之最下無位之地未施於物謙而又謙姑處卑以自養其德未足以有為也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者謂謙之聲鳴遠聞也六二以陰得位居下體中是謙而鳴者也居中履正而得謙譽乃是出於中心之正非要名取譽而得故曰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雖有謙德聲譽旁達茍不由中心之正則是要名取譽不足以為貞吉今六二居中得位而鳴是發於中心之中得此譽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一陽為五陰之主合居尊位而下居于三是有謙德也五陰無他陽以分其應皆宗于已而已能上承於六四六五上六之尊而下接初六六二之衆可謂勞矣夫能勞而承上接下其志又謙此萬民之所以歸服也衆陰猶萬民也大凡人有善則矜之有勞則伐之今九三勞乘于上下其勞如此而能謙巽不以為德此所以保位有終而吉也禹治九州之水患三過門而不入手足胼胝其勞如此而不矜其功故

舜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正是勞謙也繫辭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爻以陰居陰體柔得位上奉六五之君下附勞謙之賢奉上下下盡夫三德謙之至也故無不利夫人若體順居正順以事上恭以接下何所不利哉撝謙

者謂有此三德盡謙之美舉措指撝皆得謙道動不違于法則也坤六二體順得中履正曰无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本陽位而以陰體居之是居尊而能盡謙德者也夫居尊御物不以剛武而以謙順此天下之所歸也不富其隣者陽為富而陰為虛今五以謙虛而得民是不以財富用諸其隣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夫侵伐者古先帝王最為難行之事非有至謙至順之德

不可以稱兵于天下故古者有不庭之國不軌之民王者必先躬行巽讓修文德以來之若其不服然後可以行師侵伐之也若謙德未至則不可以用侵伐雖用之天下之心亦不服從也今此六五居中體柔謙順之至方可利用侵伐無所不利若湯文王之德方可當此爻湯之時葛伯不祀湯事之以犧牲粢盛而終不從然後征之故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文王以聖人之德當紂之亂内文明而外柔順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盡乎謙德始可以征綿之詩曰昆夷駾矣惟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皇矣詩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如湯文王如此謙恭然後可用侵伐不服之邦禹受舜命征有苗而不服益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言帝舜號泣旻天至誠感神之事禹乃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禹之聖如此益以未盡謙德不可以格有苗以

此明之謙之六五體柔居中盡夫謙道故利用侵伐
不服之國無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孔子解謙之六五何以利用侵伐蓋征不服者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居于上極以陰得位體夫正順盡謙之美故曰鳴謙
其謙德著聞如此亦足以利用行師然最處于外非
尊位非如六五可以侵伐天下之不服者但可以征

自已屬邑之不服者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雖謙而鳴可以師征然居非尊位不得如六五侵伐無不利故曰志未得也但可以行師征巳之邑國而已也

古靈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靈集卷十一

宋　陳襄　撰

易講義

豫

爲雷地豫者悅豫之名所以次謙者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言君子居大有之時志易盈滿若能以謙恭處之則必身享悅豫故次謙卦夫悅

豫之道本起于人心之和何以言之凡人之生有恭敬之心有和樂之心此禮樂之所由生也故禮主其敬樂主其和聖人知人心之有敬也故有君臣父子兄弟賓師尊卑貴賤之禮焉若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弟之於兄賓主之相交尊卑貴賤之相接必有敬焉是敬之生於人心也然而敬息則勞勞則人不能安養以久生必養之以和和亦生於人心夫人聞金石絲竹之音則悦于耳見干戚羽毛之文則悦于目聽

興道諷誦之辭則悅于心此和之生于人心也故聖人作樂之聲音文章器用言語以道人和樂之心以安養其生然和樂之心不可使之放肆無節而流又修禮致敬以節制之必使禮樂相須以成其德是悅豫之道起於人心之和也故人情莫不欲致悅豫然而得其道由其義以致悅豫是得悅豫之正也若不以其道不由其義而得悅豫非豫之正甚者以至盤遊逸樂或敝于聲色荒於禽酒若孟子所謂流連荒

亡爲諸侯憂太康失邦盤遊弗反之類此是豫之不以其道至于流蕩者也故君子之於豫必以身行順行居則其身逸豫動則其民恱樂若孟子所謂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書秦誓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又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是得恱豫之正也諸儒解豫爲順動則萬民恱豫非也雜卦曰謙輕而豫怠夫豫則易怠故不可不防微而豫戒也又豫取備豫繫詞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

取諸豫是也今觀卦繇彖象及六爻之辭皆無備豫之義惟取悅豫之豫者葢聖人於易道推類不一故又於繫辭取擊柝備豫之義如屯卦取屯難彖辭又取屯盈之義也

繇辭曰豫利建侯行師

取彖辭順動之義也古者分國建侯以一國生民之命繫於一君得其人則一國之民安且治不得其人則一國之民危且亂故王者必順民心而建諸侯也

夫師旅之興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必上應乎天下應乎人以誅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惟順而動可也故曰豫利建侯行師觀其卦體是以九四言之也九四一陽爲五陰之主五陰無他陽以分其應故皆宗於九四一陽如古者分建諸侯以天下之民嵬然無知既爭且亂不可以無主故聖人擇其賢明者分國以爲諸侯以治其羣衆此建侯之道也今五陰昧弱皆以九四陽明之爻爲之主有建侯之義故曰利建侯

夫行師之道雖士卒之衆皆是匹夫不能以自正必得剛正之丈人爲之主帥然後大衆正焉今此卦五陰不能以自正皆宗九四以爲之主有行師之義故曰利行師如屯卦初九利建侯亦是一陽爲衆陰之主師卦丈人吉亦是九二一陽爲五陰主其建侯行師指九四而言之亦可知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

九四剛陽下應初六又上下羣陰皆宗於已其志得

行故曰剛應而志行

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凡順於義理而後動不違於人不戾於物不惟其身之悅豫至於萬物亦悅豫故曰順以動夫致悅豫之道能順以動其道即如天地之道日月莫不順行四時莫不和平萬物莫不化生而況建侯行師一小事乎其利可知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夫天道以元亨利貞而資始萬物地道以元亨利牝馬之貞而資生萬物天以健行地以順成陽以生長陰以肅殺此是順動之道天地順動故日月皆循度而行無有過忒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此是日月循此度而不過也若天失元亨利貞而不資始地失牝馬之貞而不資生天不以健行地不以順成如此之類皆是不以順動日月之度亦過差也四時不忒

者夫春蠢然以生物夏假大以長物秋收斂以成物冬終以藏物各得其序而不差錯是不忒也

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夫天地以元亨利貞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於天下也仁以愛之義以利之禮以明之信以成之樂以和之政以正之刑以平之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此聖人以順動也聖人順動如此則不妄刑罰於人故刑清而不濫

天下之民莫不心恱而誠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所謂豫之時者豫非常行之道有時而豫是豫之時也若聖人身行順行履正道民安俗阜天下和平此豫之時也非此之時而好恱豫是蕩逸之道也所謂豫順以動是也孔子知豫之時與順動之義至大非聖人道叅天地莫能用之故曰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

豫卦震在上體震爲雷乾之一陽下交於坤之初爲震震爲陽卦雷在地下爲復卦言陽始復於地下也雷出於地上爲豫卦言陽氣出於地上奮動而悅豫先儒皆云雷出地震奮而萬物悅豫非也夫雷是陽氣之聲雷出地上是太陽和氣之聲奮動而悅豫和氣之聲奮動而悅豫則萬物亦自然悅豫也如此則義通聖人以順動則身亨悅豫加於民物則民物亦悅豫也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夫天陽來復出於地上則震動萬物而成變化先王有盛德大功和平天下故法此卦作爲大樂以宣導至和之氣以崇大其功德若堯作大章以章明其德舜作大韶以明紹堯之功禹作大夏以大二帝之功皆是作樂崇德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殷盛大也周禮宗伯之職乃奏黃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又樂至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此是盛薦之上帝也法雷出地其陽聲亦上向於天也以配祖考者言以樂薦祭上帝用祖考以配上帝也若周夏正月郊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祖后稷配之又以九月祭五方帝於明堂以文王為祖以配五天帝武王為考以配五人帝此是以配祖考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凡豫之道不可窮極悅豫窮極則有流淫之患所宜

見幾戒慎於其初也雖其時位可以悦豫猶當未以爲豫如康誥所謂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如此可也況居豫之初而遂鳴乎鳴豫謂豫之聲名有聞也初六以陰居陽位已不正又特應於九四其志得行是豫之鳴者也居豫之初志遂如此況於終乎故聖人特於初戒之曰凶孔子曰鳴豫志窮凶窮凶者言悦豫之志窮極必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以陰居陰得位之正又居坤體之中坤體方静不動夫居中履正方静不動故剛介如石不惑于豫幾微之際則先知之不俟終日之間言知之速也故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聖人特於此爻言幾字者葢因初爻豫凶是不知幾之故也凡人皆有逸豫之心若不見幾

前定失位不正而豫故曰鳴豫凶六三亦失位不正
而豫故曰盱豫悔獨此六二爻居中履正雖與初六
六二同坤一體然其志不同知其不正而豫必有凶
悔凡人與上之人交則易得諂從與下之人交則易
得褻瀆見幾前定介然自守上不諂於三下不瀆於
初居豫之時而知動之幾不俟終日得正之吉也王
輔嗣注寧用終日云定之於始則是初之鳴豫不能
定之於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張目貌或云小人喜悅貌以陰居陽不正也處豫而不正宜其有悔九四爲豫之主已獨比近是諂而求豫者也夫心動則目睢盱以睢盱不正而求豫物所不與宜其悔也若知其不正而見幾早辨之則可以無悔如六二不俟終日則善矣今三遲緩而不見幾故曰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一陽爲衆陰所宗是豫之主也衆陰猶民也猶君子爲豫之主衆由之而得悅豫故曰由豫如頤卦之上九爲衆陰之主亦云由頤言衆民由之而養也不當至尊之位而上下由而歸之是大有得也勿疑朋盍簪者夫衆陰蒙昧不能自致悅豫又無他陽以分其應故皆由己以求悅豫己雖以陽居陰又不當尊位然上下衆陰自然歸己勿自疑慮其朋類竝來合聚於己如髮之合集於簪也四以一陽貫於五

陰之中五陰柔弱附陽安豫有類簪之總髮劉牧之説為是雖其取類至小然易義取譬於物多如此類如噬嗑曰頤中有物是指九四一爻言之也頤卦上止下動取頤之義如巽為寡髮廣顙坎為心病耳痛之類多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上下羣陰皆應之故其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
以不正居尊下乗於四四以剛動爲衆陰之主而己
乗之居不獲安如得貞疾何豫之有然未能害亡於
己可以守其常不至於死葢於中故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旡咎
處豫之極又陰爲暗昧是冥昧於豫者也冥豫成者
謂其志耽逸豫至於窮極荒於禽酒溺於聲色流蕩
亡返冥昧己成者也若桀紂太康是也有渝旡咎者

葢聖人不絶人於亂亡與其改過自新云雖㝠豫已成如有改過變渝之志則猶庶幾可以无咎也

象曰㝠豫在上何可長也

居上而㝠豫何可長如此而不改有能渝變則无咎聖人於豫之初則曰鳴豫志窮極必凶至於極則曰㝠豫葢豫不可長樂不可極故於始終垂戒

隨

兌爲澤震爲雷澤雷爲隨隨次豫者序卦云豫必有隨

故受之以隨言人能順動而悅豫則必有隨時之道先儒多謂順動而豫爲彼之所隨其義不通隨之爲體陰陽相隨己之所以隨物物之所以隨己當互見其義也己之隨物如剛來下柔是也物之隨己如六二係小子六三求有獲是也夫隨者謂君子之道隨時而行時有險易消息盈虛不可固執一道見可則隨則其道大通而無過咎也然則雷澤二體何以爲隨澤雨之類也雷動則雨澤隨之故以澤雷爲隨君

子小人皆有隨君子之德高明剛直若不委順下隨於物則無以得天下之心盡萬物之情以成功彖辭所謂隨剛來而下柔也故天之下隨於地則萬物生君之下隨於臣則功業成天地交泰是也夫之下隨於婦則男女育咸卦男下女是也孔子歎隨時之義大矣哉者此也又君子内有常德而外隨時是隨之正也若内無常德而外從於物是回邪詭隨之道也此正如經權之義經者道之常權者經之變也故執

經而無權則膠矣離經而用權則賊矣故荀子曰道者體常而盡變是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志辱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聖之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隨時之義也小人之所隨爲其冥昧無知不能以自治故暗者必隨於明柔者必隨於剛賤者必隨於貴如六二之從初九六三之從九四也

繇辭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大也亨通也利者利天下之利也隨之爲道必有此元大亨通利物正固四德則无咎若壯志在隨時而無元善長人之德合亨通之會無所利於天下其所自守又不正固未免有咎故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悦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此二體本因天地否卦所變否卦上體是乾下體

是坤今乾之上九剛爻下交於坤之初六柔爻是剛來而下柔也又隨卦下體是震震為剛陽之卦上體是兌兌為陰柔之卦今震在兌上亦是剛來下柔也又初九之剛在六二六三兩柔爻之下九四九五之剛在上六柔爻之下亦是剛來下柔也夫剛合在柔上今反下從於柔故曰隨也夫居上而能下隨於物則物亦隨之不獨己能隨物而物從而隨之可以相與而成事業故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

以蠱蠱事也故天之隨地而萬物生君之隨臣而功
勲成夫之隨婦而成變化皆剛來下柔也動而悅隨
者下體是震震動也上體是兊兊悅動而必以和悅
是隨時之道也先儒多云動而悅爲物之所隨失隨
時之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者夫隨時之道若
不元大亨通則違人逆物非隨之善也道雖大通又
須利以正若隨時而不以正則是回邪之道不能无
咎也夫隨而有此四德則天下之事業無不得隨時

之宜也故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孔子又歎隨時之義大矣哉非聖人不能與於是如三代聖王禮樂沿革之不同皆隨時以順民心忠質文三者循環相尚以救時弊又所謂隨時之道主於從容制變不可固執一端如堯舜之世畫衣冠三代肉辟至漢除肉刑後世用笞杖之法周官三典平國中新國輕亂國重唐虞百官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洪範又用三德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平康正直此皆是法制

隨時之宜也又聖人所爲有隨時者若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在魯則遲遲而行去齊則接淅而行微子去殷箕子爲奴比干諫死禹稷勞心苦體顔子樂陋巷夫聖賢之道則同所遇之時則異堯舜三王禹稷孔顔箕微之徒易地則皆然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晏息

夫雷動物也震動出於地則振滯起蟄以生萬物今

雷在澤中則靜伏而無爲此雷之出處隨其時也君子法此澤雷隨時之宜晝則出而事有所營爲而向日之晦則入而晏息是視時作息亦如雷之出處也夫人晝而作夕而息是隨時之所當然若居晝而反息向夕而反作是非隨時之道也諸儒所解多以君子無事無爲而天下隨之法此澤中有雷既取天下悅隨無事無爲之義不當言向晦入晏息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渝變也官有所專主者也有所專主則不可變渝易曰立不易方傳曰守道不如守官荀子曰精於道者治三官是也夫隨之爲道主於隨時之宜以變不可固執一道不足以爲隨今初九居隨之始爲動之首上無其應心不私係雖有官守不可以執一不變可隨則隨然惟義之所從𦆄官有渝又須以正則吉若渝其官守而詭隨不正則非隨之道也出門交有功者夫隨之六爻陰陽相隨居隨之初以剛下柔其志不係

於一有來則隨而物亦隨之故曰出門交有功與物交而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凡官不可渝今若渝而隨時須從正則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失丈夫六三失小子皆有所係故也居初無係出門而交不失其隨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初九也最居於下故曰小子丈夫九五也丈猶長也五居上位故曰丈夫今觀六爻陰陽相隨之義夫柔者必隨於剛暗者必隨於明弱者必隨於強也六二陰柔之爻不能以獨立必隨於剛陽然後能濟五雖已應遠不能通初近於己從宜而係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夫人之所隨不可不慎係乎小子則失丈夫不可得

而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係丈夫謂九四也四位於上故曰丈夫失小子謂初九也初位於下故曰小子爲二所隔故失之六二本應上六今上六亦是陰爻不爲己應柔不自立近於九四之陽爻必隨於四然四本應於初初亦是陽不爲己應而六三亦無正應以此隨而求之其志相合故曰隨有求得雖求四而得四相隨然皆非正應又

六三以陰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位皆不正又皆違中
雖相近從宜配合須以正道相隨則可故曰利居貞
彖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惟陽剛之近已者即隨而係之
六二雖係初九又失九五六三雖係九四又失於初
故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三與初同是震體今以四近
已從宜相隨故捨於下下即初也夫隨之爲道無所
不隨故彖曰天下隨時若係此失彼皆未盡隨之道

故孔子無可無不可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居陰履非其道又逼近君居多懼之地而下據其君之民六三陰爻與己合志而求隨己故曰隨之世處非尊位而獲其民在於臣道正之凶也然四是陽明君子雖位違中失正居疑懼之地而獲其民然而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志無私邪有以孚信天下實在於道如此之明又何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非其位而獲其民若志在私邪不以其道則凶也若有孚信而在於道足以明其臣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信也嘉美也善也履正居中而應於下爲隨之主盡夫三德之美足以孚信於天下嘉美而吉故曰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居隨之極隨道已成已獨處外在後是悖慢而
不隨者也當以恩威信令拘係之又從而維縶之西
山者上體是兌兌爲西方西方屬陰陰主闇昧山是
險阻之所隨道已成而暗昧險阻之方有所不隨王
用此係維之法以亨通之故曰王用亨于西山王者
先儒或謂文王或謂非文王觀周公作爻辭孔子彖
繫多寓文王之事但辭不直稱文王故止曰王耳如
文王有聖人之德天下隨之如詩云昆夷駾矣密人

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皆是文王所通也爻辭之意雖非文王推此而言謂文王亦可也然文王之國在西蓋當時有通西山之事故取其事以明此文

師

師衆也凡人之衆多莫若行師用衆最爲多也周官司徒職六鄉有六師一師計一萬二千五百人故此一卦專明師旅之事然下文又云君子以容民畜衆又取民衆之義不言師旅何也蓋聖人推明卦體不

専取一義或別有義可取亦兼取之如屯卦取屯難之義又以屯訓爲盈他皆倣此也然師卦所以次訟者蓋民之初生則有飲食之欲有欲則有爭有爭則有訟訟之不已則師衆起故序卦云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是也然則地水二體所以爲師何也蓋卦五陰而一陽五陰衆多即爲師旅九二一陽卽爲將臣專主之六五雖居尊位然體柔順亦當專委于二夫師旅之衆必主於一將主於一將則

號令節制有所專授事無間而功可必成矣若主將二三則功不專一士無適從也如國朝之制邊帥將兵必使中貴人監之故雖有神明之將動有所牵不得專制所以多無成功往歲西師屢衂由此患也夫軍中之法雖君命有所不受其可有所牵制乎

繇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貞者凡行師用兵必須以正用仁義之師即為正也湯伐桀武王伐紂義也拯民于塗炭以安天下仁

也若私邪奇譎則不可也如湯武之征伐順天應人拯生民於塗炭之中非以自私爲一身之利此是師之正也若心有所利取其人民奪其土地是不以正也齊人伐燕取之孟子曰今燕虐其民王徃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是正也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此是不正也如齊桓公伐楚責其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不還責之之義正矣其

心實不然假其義以伐之非爲王室此是不正也丈人吉无咎者王輔嗣云丈人嚴莊之稱丈亦長者之稱凡行師用兵統御大衆必有嚴莊剛中之德可以長於衆人者爲師之主如此則吉矣輔嗣云吉乃无咎非也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興大衆以毒役天下不能無咎悔然九二有剛果中正之德又上應於君又行危險之事往而能順以斯補過吉而无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以猶用也能用師以正則可以王天下湯武是也湯征葛伯孟子曰爲其殺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故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湯之所以王也武王伐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又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武王所以王也此是能用師以正可以王天下者也又王往也用仁義之兵弔其民伐其有罪

天下之民皆襁負其子而往歸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若九二雖有剛中之德可以將大衆上若不順應之不寵錫之亦莫能大舉征伐行險而順者下卦屬坎險也上卦屬坤順也行危險之事而衆皆順之方可以用衆以有此二德乃可以毒使天下以往征伐而民順從又有何咎也

彖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夫地道廣大深厚可以包容畜養水之爲物流濕就下比而爲百川四瀆最爲衆多今在地中悉皆含容畜養故君子法此二體容畜民衆如地中之容水也

夫將帥之御大衆亦當包容畜養方能役使以成功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陽位也以陰居之非正也故言失律之凶以戒之

否訓不也言不以律也臧善也在師之始是方將出師之初時必須審慎預先戒誓簡閱其衆三令五申令有法律齊一然後舉無所失矣如周禮夏官司馬之法仲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夏教茇舍選車徒讀書契辨號名秋教治兵辨旗物冬大閱四時皆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是師之法律大畧也況兵凶器戰危事持千萬夫之性命以臨陣制敵得利則生若不戒勅訓練而輕出不幸而敗亂使千萬無辜

之人肝腦塗地豈細事哉孔子所慎戰重人命也故
聖人特於初爻以戒之言師出之初當齊之以法律
否臧凶者謂若不以律雖幸而善勝終竟必致凶咎
夫出師不以律雖以奇勝在王師之法亦所不取如
孟子所載王良爲嬖奚御王良辭曰吾爲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
人乘不以法度雖幸而獲禽王良所不取況用師乎
王輔嗣云否臧皆凶非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下體之中故云在師中在師而有剛明中正之德師衆所歸又上應柔順之君此其吉也以陽居隂雖失其位本宜有咎然御衆以中不失其正可以補過无咎也王三錫命者六五之君體於柔順自不能以剛武行師用兵以征不庭須下委將之有嚴莊剛中之德者再三錫命以褒寵委任之承天子再三之寵命吉莫大焉故曰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以古人言之

如武王之任太公成王之屬周公宣王之命召虎也

大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江漢詩曰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此猶錫命之類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王所以委寄再三寵錫者以其能以王師弔民伐罪

懷來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以陰居陽乘剛不正猶柔邪小人而欲任剛武之事不可委用也如用之或至喪師覆衆有輿尸之凶或云師衆也尸主也衆主之義恐非輔嗣註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無其應退無所守可取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凡行師用兵須有剛武之德四雖得位而體柔順又非得中下無其應不宜行兵用衆可以止也但即生地次舍不可以動可以保常无咎子夏左次者不用

之地此可取老子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又曰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皆通葢左屬陽養生之
地右屬陰刑殺之地先儒云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或
云左不便於用或云左者逸右者勞恐皆非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之君自不能以剛武躬行征伐必委剛中
之臣以爲將帥旣以征伐委仗於臣下然師旅危險
之事生靈死生之柄其任至大不可輕授於人故聖

人特於此爻戒之若專委長子帥領其師衆則能行險而順懷來萬邦長子謂九二也子男子之稱若委使弟子謂六三也陰柔非正而居陽位其志欲任剛武之事者也授之匪人必致輿尸之敗用之雖正亦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任得其人以中正之道行也

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聖人以師爲大事人君選任統帥宜慎其人不可輕
授故於六五君爻重戒人君之選任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道之終君有恩命以旌賞其功伐功大者俾其封
國爲諸侯其次俾之承其家爲卿大夫又慮成功之
臣或有小人古者使愚貪不可以有功例授家國終
以致亂故聖人特於師道之成論功之際戒之若小
人有功但當賞以土田財利可也不可授以國家言

不可用用之必凶

象曰闕

古靈集卷十一

古靈集卷十二

宋 陳襄 撰

禮記講議

中庸

中庸者治性之書孔子之孫子思之所述也自孔子没性命之書無傳雖其說間見於六經然詞約義微學者難曉故子思傳其學於曽子其間多引孔子之言則是

書祖述聖人理性之學最為詳備使學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誠明之本焉中者性之德也庸者性之用也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莫非善也至中至正以為民極也其不善者非性也人之欲也故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中之用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循是五者而行則可以為萬世常久不易之道故曰中庸

天命之謂性

人生而靜情欲未發其中湛然則有惻隱之心存焉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不欺之心信也惟是五者不待學而後能故曰天之所命是性也與天地同出於道道者先天地而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道有變化故有氣也形也性也三者竝立而五材各具焉氣升而上以為天故有五星之明形降而下以為地故有五行之質性命於兩間以為人故有五常之道乾坤有四德以配五常元者在

氣為春在形為木在性為仁亨者在氣為夏在形為火在性為禮利者在氣為秋在形為金在性為義貞者在氣為冬在形為水在性為信乾坤不言智而獨命之人故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又繫詞曰立天之道曰隂與陽以氣言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以形言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性言之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葢取乎此也則是人之性與天地同出於道而神於萬物凡有血氣心知之類統

為之主上自聖人生而知之其次學而知之及其至一也高明博厚悠久不息與天地並立可不尊乎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凡人之性未接於物莫非善也接於物而情生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形焉故情有善有不善以性行情情則善矣乾卦曰利貞者性情是也以情盜性情則惡矣記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是也如此則莫非不善也人能循是五常之性而行不為情欲之

所遷奪則其道常存故循之謂道離之非道也

脩道之謂教

教傚也聖人知人之性感物而遷因其性之所自有脩而明之以教天下使人知所則傚而復歸於道夫是之謂教也然則人之性無以異於聖人之性聖人之性誠而不動明而不惑故情偽莫能遷焉衆人之性不勝其情欲動乎內物交乎外不能以自反其道遂亡此所以異也夫殺一不辜人莫不惻然有所不忍此天下之心

同仁也有是心而為不仁者彼有以害之也行一不義
人莫不愱然有所不為此天下之心同義也有是心而
為不義者彼有以賊之也尊君而卑臣隆父而殺子此
天下之心同禮也有是心而為無禮者彼有以慢之也
是是而非非好善而惡惡此天下之心同智也有是心
而為不智者彼有以蔽之也内以欺諸巳外以欺諸人
則怍焉此天下之心同信也有是心而為不信者彼有
以遷之也故有之者性也失之者情也不正其情無以

反其性如此者必待學而後明脩而後復自致曲至於能化之謂脩道也脩者人之道故謂之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者得之天命之正失於人欲之邪正與邪君子小人之辨故君子須臾之間不可離於正道離正適邪即非是道故曰可離非道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曰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獨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擇乎中

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若顏子可謂庶幾然則君子終身由於道而不失於須臾之間難矣非仁以任之智以樂之勇以決之則不可能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謂夫中庸之學治心養性必自於隱微如隱微之不正而欲成聖人君子之德難矣故君子之所養在明乎性情善惡之端方其心之所生性也情也不可不辨焉吾

所可欲正而公者善也性也吾擇而守之吾所不欲邪而私者惡也情也吾拒而弗行焉其所不睹謂未形於行其所不聞謂未形於言心之所生不待形於言行於其不睹不聞之際常當戒謹恐懼不使須臾之間情害其性而離於道也聞見之不及隱也言動之未形微也衆人之離患在於隱微之間謂其不睹不聞而為不善不知其發而不掩也莫見乎隱者謂隱而必見莫顯乎微者謂微而必顯故君子閒居慎獨誠心養正不敢以

自欺然後成其德性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怒哀樂者非情也中者性也人生則有性有性則有情情之未發莫非性也故謂之中發而本於中莫非道也故謂之和中之所有仁義禮智信非由外鑠我者也初是五者之端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擇而守之擴而

充之則誠且明矣誠至於不息然後能定有以盡天下之神明至於不惑然後能應有以盡天下之變中至於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矣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之所發喜怒哀樂人情之所不免者也雖聖人不得而絶之惟其正而不邪公而不私是以動而有節也喜非吾喜也人喜則喜故賞一善人以為仁焉怒非吾怒也人怒則怒故刑一惡人以為義焉喜以天下怒以天下此喜怒之中節也哀非吾哀也人哀則哀故為之喪紀之數人

以為禮焉樂非吾樂也人樂則樂故為雅頌之音人以為樂焉哀以天下樂以天下此哀樂之中節也和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志得矣故曰天下之達道也凡人之情皆可以致中和然而不能者以利欲害之也惟聖人能致之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天地之道以正為中以利為和而萬物生焉聖人之道以性為中以情為和而萬物遂焉故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施而生地順而成皆不失其位矣天地且位而況於萬物乎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人性莫不善故君子小人皆有中庸之性孟子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也惟君子為能明性之善閑邪窒慾擇乎中庸而守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性以情遷動而違道徇乎邪欲是以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所以能守之者以其道為君子知中庸之不可離離之非道故庸言庸行時不失其中焉小人之中庸無

以異乎君子之中庸所以反之而不行者以其道為小人蔽於情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難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之性至虛以為體至神以為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為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中人以下其性雖有而不能久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

偽之相感穿窬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穿窬之心作是以難久行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而不失者聖人之徒歟孔子之門人自顔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且日月至焉而已況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者通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為多聖人不以已之所能強人之所不能道已隆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已殺則智與賢者有所不為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為天下之通法使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跂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之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

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喻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喻道同斯義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教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羣聖人之道當周之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復知宗予者故曰吾道窮矣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歟

古靈集卷十二

古靈集卷十三

宋 陳襄 撰

議論策題

韓信論

按項羽紀曰漢王追羽至於陽夏乃與韓信期會將以擊楚洎楚軍至於固陵信乃不會楚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其約其奈之何對曰楚兵且破信未有

分地是以未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王乃自陳以東至海裂而與信信於是始會以破楚愚嘗三復其說未始不撫卷而歎曰此信可謂見其利而不知其義也且夫高帝為君韓信為臣君有難則臣濟之義也臣有功則君賞之利也義者義於君利者利於巳孰有寵君之命食君之禄當危難之際反利於巳而不利於其君者乎且信始自布衣無所推擇涉淮事項項不能用及歸於漢漢王禮之於是修築壇之儀拜上将

之任其厚遇之若是無他也欲使安邦靖亂以固一朝之宗社而已然當楚漢爭衡之際天下未定得失之權皆繫於信當此時也必當憂國忘家捐軀濟難以報其主可謂義矣及其固陵之會而反不從洎漢王分土地而與之方乃率兵大會以破楚如此則信之意果將先已之利而後君之難乎若高皇之有天下非受天命當固陵之會信兵不至上下無援為楚所滅則盡為虜矣又安得有壤地而賜之乎至如楚昭王返國以賞功臣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君既定矣吾何求哉乃避其賞武帝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二子推忠於國盡瘁於君斯亦至矣洎乎受賞治第之際尚能辭之况信之於漢邀君之寵不為不多矣受君之禄不為不厚矣當固陵之會不能應期而擊楚排兵而濟難而反貪其壤地不亦謬歟嗚呼司馬遷班固修史至此而無明譏予恐後代臣子踵其為不能全事君之節故揚搉而論之云耳

鮑叔薦管仲論

昔齊桓公自莒入於齊使鮑叔為宰叔乃辭之以薦管仲謂其忠信可結於百姓禮義可法於四方愚嘗觀鮑叔之言以管氏行事終始驗之亦未見忠信禮義之效竊甚病之何則夫忠以為國信以結人盡禮所以事君見義所以忘利且管仲因襄公之亂奉子糾以奔魯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而管仲不能殺身靖亂歸子糾而嗣之非為國也豈曰忠乎洎齊人殺無知而逆子糾

齊大夫又逆小白而仲不能戮力為主先就其國失齊之望非哲人也豈曰信乎洎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遂命魯公以殺子糾而仲不能刺心刎頸以厚其報非事君也豈曰禮乎既而桓公遣使於魯以逆管仲而仲不能高翔遠逝以全其節反以為相非忘利也豈曰義乎四者無一擅身後之名以為其實不亦過乎至如燕伐齊王蠋不受萬家之封趙滅智伯豫讓卒有賢人之報然皆不顧其利其一心殺身以成仁效節於明主亦

庶幾於忠信禮義之道也矧管仲沉幾先物高氣蓋世當亂國為良弼無以夾輔子糾歸於齊國俾失襄公之嗣而死魯公之手而復蒼黃反覆終始參差反北面於桓公失厚報於子糾而可擅忠信禮義之名乎厥後雖能霸強齊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權詐之力也烏足道哉鮑叔之言可謂過矣

策題六道

問主道莫大於知人堯授舜以天下而舜舉八元八凱

以敷五典以叙百揆流四凶於四裔之外而海内臣服君子以為知務矣上方纂承先帝之烈躬挐萬幾夙夜孜孜興廢補敝而獨於知人官人之法尚未遑暇士論惑焉然則方今中外小大之臣與夫天下之士忠邪雜揉未易一日而知雖堯舜之聰明烏得察其賢否耶此固不可輕慮無法而欲必其眞偽者也昔皐陶謨九德於舜取人以才性之分孟子戒時君以三愼用人推而行之皆足以為法而議者以為難行於今之世必待其

人有是數者之德而後官之是必盡人之性然後可為君子也者焉得人人而察之必使左右一國之人皆以為然而後我然之則是其責之也已詳而天下常無士矣然則二家之説蓋亦不足法歟又不然願聞子之高論以釋厥疑且以備有司之擇焉

問孔子作十翼以賛易道微辭奥旨雜出於衆篇不可以一體求不可以一隅見周流變化以極夫天人事物之理其間有言鬼神隂陽之道而終之以善性之説何

也至於序卦雜卦蓋與夫彖繫相為表裏雖其言有若相戾而義各有歸經曰地中生木升是升不來也又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可謂不來乎木上有水井是井通也又曰困乎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可謂通乎賁剛柔相文也而曰無色隨必有事也而曰無故臨觀相反也而有求與之義巽兌皆柔也而有伏見之文皆先儒之所未講明而學者之所宜究也頗析精蘊別白而言之

問洪範五事協於庶應休應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皆以五事之配而言之至於咎應常雨則曰狂常暘則曰僭常燠則曰豫常寒則曰急常風則曰蒙何也

問孔子没聖人之道失其傳百氏之説紛然肆邪説以梟亂天下孟軻荀卿氏作相與提仁義之言以闢之陵遲至於漢唐道益大壞揚雄韓愈氏又從而扶持辨正然後孔子之道熄而復明國家承平百年儒學雖盛而

釋老二氏源流益熾至於莊韓管仲之學亦相繼而起天下熒惑學者不知非焉此今日之患也昔者聖人之徒知其道之在已一夫不由先王之術則闢而正之正而不已又從而筆之於書以見後世不使其賊於仁義是烏足為儒者之道哉曾西有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揚氏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也有誦莊韓之書於孔子之門則麾而去之韓子謂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彼之道不行由此言

之則彼非其道不容於聖人之世從可知矣然則今之君子有進而取之者其亦有說乎不識老莊之所謂道德釋氏之所言理性非之刑名仲之政令其有取於孔子之道者乎無也不可以取而取之不仁可以取而去之不智如欲取之又懼夫賊吾之道而遺患於中國非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之慮也然則如何如欲去之必將明吾聖人之術有以勝於彼者使彼之姦言邪說不得以欺瞽愚衆而學者之無惑茲有望於君子

之言也

問夫士志於道仁義而已矣捨仁義而言之非吾所謂道也子思之言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韓愈之言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皆合仁義而言之也易之繫辭則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又何道也夫所謂形而上者無形之名而陰陽者有為之用然則皆名之道何也推乎其本則與夫子所言之道其有異乎不異也先儒云百王無變之謂道貫或云

弊者道之失既曰不變而且有弊何也必有體用悉為詳言

問聖人之志見乎經者其惟易春秋之微乎夫易之為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體天下之動以盡人事之理是非無為無體者也而仲尼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言乎遠則不禦邇則靜而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其神明博大以至約不可為體要如是何也春秋之法常

事合禮則不書違禮則譏之公穀氏之言也或者引以為說謂春秋無褒可乎又穀梁曰春秋為尊親者諱必微文以示義微之之旨孰見於經或者謂聖人書法辭髙義隱理當自爾非微之也其說如何請詳於篇以觀學者之所藴焉

古靈集卷十三